台湾的满族协会和《满族文化》

潘　　喆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巴尔的摩的莫予争先生家里，了解到台湾成立有满族协会和它所出版的一份刊物——《满族文化》。莫先生是满族人，是已故莫德惠老先生的曾孙，他父亲和一位叔父是满族协会的理事，所以他对满族协会也有所了解，向我作了一些介绍，并把手里的一套《满族文化》借给了我。我用两天时间浏览一过，并从中复印了十几篇文章。

满族协会做了不少发掘满族历史文化的工作，《满族文化》刊载了不少有关满族史、清史的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这在关心满族和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我想是重要的。由于海峡两岸的隔绝，信息难于沟通，这些情况，鲜为大陆人士所知，故于此略作介绍。

满族协会全称“中华民国满族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台北正式成立（前此有筹委会）。在成立大会上，出席的各界人士达三百人。入会会员据先后所刊会员名单，已有二百五六十名。该协会有理事十五名，监事五名。在理事会中，推选常务理事五名，以赵靖黎、莫迺滇为正副理事长。理事会下设四个组：总务组、研究组、联络组和福利组（后改设出纳组），设有组长、秘书各一名，干事二、三名，负责具体工作。

满族协会成立以后，除出版《满族文化》外，还成立了满文研究班和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班，并不断举办形式多样的会员联谊会以及祭祖等活动。

满文研究班主要是教授满文。第一期学员十四人，截至一九八四年九月，据报导，满文班“创办已满三个年头”，第一期已经结业，第二、第三期正在授课中。授课以《清语老乞大》和《清文启蒙》为课本，又编著一些满语会话和满文的满族故事为辅助教材。学员中长者年逾花甲，幼者只有十二岁。满文班已在培养后继人材。

历史文化研究班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正式开班的，参加学员十七位，每周星期六下午定期聚会，进行方式分为学员专题报告与学者专题讲演两种。前者由学员自选报告题目，进行报告；后者是请台湾本地及海外学者进行专题讲演。

祭祖是祭清太祖努尔哈赤，每年举行一次。初用太祖忌日——据努尔哈赤卒于一六三六年旧历八月二十日推算，以公历九月三十日为“民族祭祖日”。后来改用太祖称汗登位日——旧历正月初一。

该会还研制了会徽、会旗。会徽是海东青，会旗共用黄、红、兰、白四色组成，中央有一振翼欲飞的海东青。

该会除不断聚集会员进行联谊活动外，还对清末以来久居台湾的旗人后裔进行访问等活动。

《满族文化》基本上是每年四月及九月各出一期，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第一期，至一九八六年五月共出版九期，每期五六十页。内容分《论述》、《小品》、《简讯》、《满族语文》等栏目。《简讯》栏起初标为《会务》，主要报导会务活动及会员动态。《满族语文》栏是从第六期开辟的，但连载的“满语会话”从第五期便已在《小品》栏里开始刊出了。其余两栏大都是论述满族的历史文化的文章。

《论述》栏在九期中共发表三十五篇文章，多是出自深有造诣的海内外历史学家的手笔，有些且是他们的精心力作，资料充实、论议透辟，多有独到见地，有的论题则是史学界

很少论述的。下面仅举数例，或可略窥一斑。

该刊第二期所载傅宗懋《军机处的设置》一文，是一篇论述军机处设置的比较详尽的文章。在这篇约近三万字的论文中，作者运用了包括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分别就军机处设置的原因、时间、定名定制及直庐所在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颇有精到之处。这里仅将其中关于军机处设置时间的表述，作一介绍。关于军机处设置时间"清纪官私记载，莫衷一说"，近年有关论述，看法也颇有分歧。作者根据军机处是"先有其人其事，而后始有组织"的情况，没有胶着于一点，而是根据发展的情况，下了不同的界说。作者的主要结论是：（一）"若以密办军需事务王大臣受命筹办军事准备为设置军机处之时间，则军机处系创设于雍正四年后期。因其初意在严守秘密，故无设置之明令，亦无确定之日期"。（二）"雍正七年六月，世宗首次公布密办军需事务王大臣之人选，论性质为公开既存之秘密事实，于军机处之建置并无影响，不得谓为设置军机处之时间。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载为始设时间，容有未当。"（三）若以正式定名军机处，为其设置之时间，则以雍正十年三月庚申较为妥贴。"因为这时才开始为军机处铃封印信，并首见正式命名的。作者的这种表述方式，可能会更恰当地反映军机处设置过程。

金承艺教授在《关于清世宗皇三子弘时》一文（该刊第三期）中，对有关弘时的问题进行了很有卓见的考论。有关弘时的记载很少，以往人们对他也不曾注意。据作者论述，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于雍正五年（1727），当雍正即位时，他虽然序称皇三子，但他上边的三个哥哥早已夭殇于童幼（其中之一未序齿），他实际上乃是现存诸皇子中最大的一个，并且早已经成婚分府了。然而胤禛的这位最大的皇子，竟然在"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少年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作者认为，弘时在削除宗籍的同一天死去，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了。皇帝把自己最大的儿子削宗籍杀掉，自然是一件大事，令人怪异的是，在《清世宗实录》中，却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他，连名字都不见，显然有关弘时的资料，都被有意删除了。由此推见，弘时事体必然是有着不可告人的事情和异于寻常的严重性的。那么胤禛究竟为甚么杀掉了自己最大的儿子？作者在这篇共分十一节的论文中，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是弘时在雍正初年的政争中，对胤禛采取了反对的态度，是激怒了胤禛的结果。早在雍正二年，弘时与世宗父子间的冲突就日趋尖锐了，而亲生儿子对自己的叛逆态度，比之那些异母弟弟来，必然使得胤禛更为恼火，"一定给予世宗不比寻常的困扰和羞愤"，"在无法抑制的激动和怒火下，他终于决定把弘时赐死除宗了。"作者把弘时之死与雍正三年至六年胤禛消灭政敌所兴诸大狱连系起来，结合有关的人和事，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剖析，并以胤禛在这前后所发的一些能够隐约透露内心的言论，对上述推论加以印证，所论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写弘时是为了评胤禛，作者最后用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评"王莽自杀子孙"的话评胤禛说："其意但贪帝王的尊，并无骨肉之爱也。"作者的上述推断如果确立，很可为指评胤禛之残害骨肉，增添一项更为突出的例证。

在《论述》栏里连载的译文《满族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之研究》一书，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一篇实地考查报告，作者锡洛科格洛夫（S.M.SHIROKOGROF）是俄国的人类学、民族志学学者。他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陆续对黑龙江流域的满族聚落和辽宁、北京等地的满族人进行了查访，本书就是他根据查访而写的研究报告。译文是从英文转译的，全书共有汉字八万余字。已经连载两期。这种在清亡不久所作的经过实地考查的研究报告，无疑是至为可贵的。

《论述》栏文章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关于满族源流的，有李学智的《试谈满洲民族之源流》、《女真民族兴起之渊源》《肃慎与靺鞨》，有刘昭晴的《满族演变及现况》，还有王虞辅的《满洲民族之形成及大清帝国之发展》等篇。

（二）有关满族人物和入关前后军政大事的，有金承艺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生》、《皇太极的继承汗位》、《萨尔浒战前的辽东情况》以及上举《关于清世宗皇三子弘时》等篇，还有汪渔洋的《论清圣祖康熙帝之贡献》及前述傅宗懋关于军机处的文章。

（三）专论锡伯族的，有广禄的《锡伯族一部份自奉天西迁伊黎史》和那琦的《开原县的锡伯族》两篇。

（四）运用满汉文进行对比研究的，有庄吉发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满汉合璧奏折》、《图理琛著〈异域录〉满文本与汉文本的比较》、《清代满汉文起居注册的史料价值》、《〈老乞大〉汉文本与满文本的比较》、《谈满洲人以数目命名的习俗》等篇，还有索文蔚的《满族姓氏人名研究》一文。

（五）其他还有人物传记、文物介绍以及论述八国联军中俄军进占依兰的文章等。

该刊《小品》一栏，所载多是两三千字以下的短文，大都是出自满族人士之手。其中有些是根据文献所作的研究，多数则是根据本人早年的见闻而写的回忆。这些文章大都属于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内容。如记述本人的婚礼，本家本乡或亲戚的祭礼、过年，记述清末民初的旗人生活习俗、盛京礼俗、满汉全席、吃食，考究萨满教和萨满信仰、跳神，乃至描述嘎出哈的玩法（嘎出哈通称嘎思哈、嘎啦哈，《满和辞典》谓“罗丹，一名嘎出哈”。乃猪羊鹿等的跗骨），及根据文献考证其作为玩具的渊源等。此外，《小品》栏里还载有满族民谣、传说故事以及介绍海东青、貂、人参等短文。

《小品》栏的文章大都饶有兴味，而又对于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特别是民俗，很有参考价值。这种文化习俗，由于数百年间的满汉杂居，互相渗透，大都形成颇具地域性特点的文化，所以有关这类作品对于研究地方史，编写地方志，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这类记载在历史文献上虽不罕见，但毕竟有限，因此，访求故老、实地考查的工作，很有必要。《满族文化》及其撰稿人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无疑是很值得重视的。